

即使冰雪封住了／每一条道路／仍有向远方出发的人



郭定功随笔杂文集

青岛出版社

序

牧 惠

20世纪80年代初,自告奋勇当了《羊城晚报》总编辑的吴有恒司令(当年他是粤中纵队司令,我们这些老部下一直喜欢昵称他为“司令”)一声令下,我这个老兵终于重新放开手脚写杂文。但是,当“三反分子”的余悸在心,“文革”时的某些红人又在台上紧盯着“缺乏三个正确对待”的“右倾分子”林某人如何“表演”。“做贼心虚”的我,于是采取了打游击时的办法:改名换姓,昼伏夜行,打完一枪换一个地方。我在资料室发现,青海有一份大型文艺刊物《雪莲》是个好地方。这份杂志不被人注意,那杂文随笔栏目却编得确实有分量。于是我投去稿件,一投就中。接着,他们主动写信来约我多写。《湖滨拾翠》中好些文字,用各种笔名在那里发表过。因此,我同该刊的编辑、特别是同样好写杂文随笔的惜醇书信来往频繁,虽未见面却心心相印。1986年我同瓜田一起去兰州,办完正事,下一个目标就是青海。去青海的目的之一就是见惜醇。

同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比,青海确实相当滞后。到下面接触一些县、公社领导,说一句大不敬的话,某些县委书记的水平不及广东一个公社书记;而公社、大队的干部,更是不知所云。这还罢了,在省会西宁,那种凝固的气氛更使人窒息。那时,正好是郭定功这本书中《以秦惠王为戒》所谈到的,某权势人物的儿子杨小民终于被正法后不久,气氛十分特别。衙内杨小民持刀闯入民宅杀

人，竟以莫名其妙的“理由”被从轻发落。不服的被害家属挥舞着血衣在街上呼冤申诉，《光明日报》记者冒险将真情向上反映，胡耀邦知情后出面干涉。在这种情况下，执法机关终于将凶手杨小民判处死刑。奇怪的是，既然真相大白，正义伸张，理当皆大欢喜；但是，人们对这件事总是极力回避，不肯在公开场合谈事实，更不肯谈感想。我们想见一见反映情况的记者表示敬意。我那时不大不小也是《红旗》杂志的一个部主任，照理有助于壮一壮他们的声势；但是，我们得到的答复是记者不肯（实则不敢）见我们。种种迹象显明，杨小民被正法了；但一批拥有实力可以左右一切的人正怒目而视，待机报复。人们担心自己成为目标，因而三缄其口。真没想到，1986年还会发生这种咄咄怪事。

同这种情况相反的是，我发现西宁有着一批富正义感而且颇为团结的杂文家。通过惜醇，我们见到胡其伟、袁諏、柏仰苏、郭定功、黎丽等同志。他们志同道合，亲密无间，郭定功在本书《吾师吾友》一辑中作了很好的描述。惜醇找他们来开一个座谈会，我们一见如故，畅所欲言地交换对杂文界现状的看法，都反对新基调。他们在如此凝固的环境里仍然写出和发表一篇篇肯定不讨某些权势者喜欢的杂文，这种胆识使我非常感动。从此，我同这些朋友们建立起友谊，不时通信，他们来北京也肯定会找我聊天。今天读《以秦惠王为戒》，读者可能认为郭定功此文平平；但是，如果了解彼时彼地那种气氛，当能懂得这篇文章能在《青海日报》发表，作者和报社该有多大的勇气！

当时，郭定功在大学里教书。后来，他回到湖南吉首大学仍是教书，而且开有一门杂文课。对于杂文的过去和现在，郭定功做了认真深入的研究，其成果集中在本书《杂文视点》里。关于近、当代杂文，据我所知，已有过不止一种杂文史或有关这方面的研究文字。百家争鸣，各种不同观点都有。记得曾有一种观点认为，毛泽东、邓小平一些文章（例如老三篇之类）就是杂文，是好杂文。当时我

和几位老朋友均极不以为然,后来读《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等书,终于发现自己的孤陋寡闻和偏颇。毛泽东有些文字的杂文味,其实是很强的。仅以1959年8月2日《给张闻天的信》为例,就是一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美文,没编入《杂文大观》十分可惜。可见这方面的问题很有研究价值;在这一辑中,郭定功重点用于批判新基调杂文观的理论与实践,我觉得颇有新意,填补了这方面的某些空白。例如那篇《“新基调杂文”管窥——读〈四川十年杂文选〉》,把出版于1960年的这本书,当作新基调杂文的一个范本加以剖析,介绍它如何骂胡风,骂流沙河,骂石天河,骂徐懋庸、丁玲、萧军、冯雪峰,如何歌颂三面红旗,其中竟有如此歌颂公共食堂好处大的妙语,堪称歌颂性杂文的“顶峰”;“同样一块红苕,你不去想办法,它还是一块红苕,想了办法,就可以变成一块馒头、一个炒菜、一个煮菜、一个腌菜等等”。诚如郭定功所问:“这是在写杂文,还是在变魔术?”当年同新基调主张者辩论之时,除了刘甲自己编入《新时代杂文漫谈》中的几篇杂文作为新基调的标本外,我们没有着意从当年的大批判文章中找出一些新基调的样本来予以剖析,这个缺陷,郭定功给补上了,是一大贡献。

经过理论上的争鸣和实践的检验,20世纪90年代初期,新基调已经响应者寥寥。严秀在《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卷)导言》中给新基调做了总结性的批判。事情到了这一步,我觉得应当给他们讲一句公道话:他们并不隐瞒自己参与反“右派”的历史而且为之辩护(当然略事修饰),这就比那种当年积极抓“右派”,随着形势变化时而斥反“右派”、时而赞反“右派”好得很而给“右派”改正则糟得很的变色龙显出可敬之处。

因此,《论杂文家的自省意识》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这篇文章中,郭定功反复强调杂文家应当“严于自省,勇于自我批判、自我解剖”,认为这“是杂文家不可缺少的基本素质,也是杂文家必须恪守恭行的职业道德”。我十分赞成这种观点,很厌恶那种“一贯正

确”的嘴脸。可喜的是，郭定功身体力行，专门写了一组文章《从“狗崽子”到红卫兵》，把自己的“左”态一一显示并且挖了老根。郭定功自报为“‘文革’中表演得相当充分的一个当事人”，“在‘文革’中一路造反，在安徽乡下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就贴工作队负责人的大字报，回华东师大后继续造反，成为‘革命敢死队’队员，参加‘九一’静坐，以地主家庭出身加入红卫兵，押解巴金接受批斗，负责‘汉奸文人’专案审查，又彻底背叛家庭，一刀两断，大学毕业时血书明志，争着去青海插队落户”。“当年，我为什么那么‘左’？”答案是：“遵照‘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阶级政策，好好地表现自己，表现得愈坚决愈好。对成分好的人来说一般表现就可以了，对成分不好的我来说，只有加倍表现才能得到认可和重视”。郭定功一一叙说自己如何“加倍表现”，如何“给自己加上更多的保护色”，于是终于当上了光荣的红卫兵，笔下不少对自己参与整人，当“刽子手的帮凶”所作所为的忏悔。他使我们看到，“文革”如何磨灭人性，使人“失去理性和良知”，他不仅挖空心思上纲上线地揭发“老实无用”的父亲，而且仇视“仍是一位坚忍、慈爱的母亲”的生身母亲，为了“决不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赌咒发誓：“母亲不死，我决不回家！”郭定功沉痛地说出一句大实话：“我身上的人性降到了最低点”。不知我的感觉是对是错，我发现中国人缺少忏悔意识，光记得“四大发明”、“文明古国”这类光荣历史，很不愿意人们提起堪称国耻的往事，恨不得把它抹掉让后人根本不知有这回事。对于“文革”和一系列“左”祸就是一例。当然，也有不肯忘记的，这就显得十分可贵。我读过不少红卫兵关于“文革”的回忆和忏悔文字；但是，郭定功这种地主家庭出身的红卫兵如何“左”、为何“左”的回忆文字，这是头一次读到。我认为很值得一读，使人看到“阶级路线”竟扭曲一个人的灵魂到如此可怕的程度。

当年我协助严秀编《当代杂文选粹》的时候，提名惜醇为西北

IV

方面的代表人物,为他编了一本《惜醇之卷》。后来,惜醇又有了一个出杂文集的机会并命我写了一篇序言,却因风云变幻而终于流产。又过了若干日子,胡其伟出版了一本杂文集。这回,郭定功从吉首打电话来,说他的随笔杂文集《人迹》已经找到出版的地方,要求我为之作序。我很高兴他能出书,于是拉拉杂杂地写了上面这些来交差。

我衷心希望读者们喜欢这本书。



郭定功，

曾用笔名金石，

籍贯河南方城，

1944年生。

1968年于华东师大中文系毕业后，

自愿去青海牧区插队落户。

1980年于青海师大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1992年以来执教于湖南吉首大学中文系。

教余痴迷杂文，

作品、创作论、小传收入

《全国青年杂文选》、

《全国中青年杂文选》、

《中国杂文鉴赏词典》、

《杂文创作百家谈》、

《杂文百家专访》等书。

十七年磨一剑，

今以《人迹》鸣世，

未免貽笑大方，

好在边缘人写性情文章，

下笔皆真话，篇篇无虚言，

个人心史、时代眉目尽在其中也。

目 录

序/牧 惠..... I ~ V

第一辑 世象横议

“小平您好”三议	3
莫以无知骗无知	4
游园感遇	6
以秦惠王为戒	8
闲话“更衣”	10
“悲哉为儒者”	12
两种“勇敢”	14
丑人的骄傲	16
有感于约翰救人	18
“亏老先生下手！”	19
不穿袈裟的“僧侣”	21
食品夹	23
比卓王孙何如	25
这也是父母心	27
公园没有安静	29
喜爱蛇口三枝花	31
最忌一个“爷”字	33
“紧日子”该从哪儿紧起	35
为残疾青年说句话	36

说水活风	38
“神秘链”揭秘	40
“会文化”与“烟文化”	42
怕上街	44
女之耽兮	46
值日谈	48
校园刮起罚款风	50
副总理辞职为哪般	52
杞人枕书	54
袁庚又说话了	56

光夫不宜吃中药	61
宋定伯捉鬼新论	63
且说“背后议论”	64
李广的气量	66

【附录 I】列索夫 《也说李广的气量》

【附录 II】口耳 《不失不等于无损》

从李广说到二韩	70
鲁迅“为了吃饭”	72

【附录】方舟 《“酒囊饭袋”者言》

论“从经济角度看”	76
“割股”小考	78
要培养刚的性格	80
岳飞后裔妄议	82
登徒子自述	83

【附录】桑柔 《宋玉致登徒子》

交友莫苛求	86
-------	----

【附录】治业 悦音 《私心,难以折射出
友谊的光彩》

为“净癖”一辩	90
假货之最	92
高鼻子也可敬	93
“出饭率”浅识	95
关于部长打耳光	97
走出“哈哈镜”	99
说谎与健康	101
做好事不妨留名	103
鲁迅何曾美“吐血”	104
游戏探微	106
轻蔑颂	108
学生·教师·植物学家	110
有个学生不服余杰	112
彼新装,此新装	114
我们曾经死去	116
独立思考颂	120

第三辑
说文谈史

测贫	125
我劝雷公重抖擞	127
《蓝色的花》人物遐想	129
不仅仅是爱情	132
汉武与汲黯	135
也说“文字疫”	137
董卓之死	139
不能如此“综合”	141

直不疑并不直	143
黄瓜仍然叫黄瓜	145
文入妙来无过“绕”	147
说“独断”	149
巴金笔下情更浓	151
鬼话难得	155
喜欢表白的余秋雨	157
在王朔挑战金庸之前	159
文坛“闷葫芦”	162
泼皮王蒙	164
情痴	166
饥饿与文学	169
关于韩寒	172

第四辑

吾师吾友

荫泽永存	183
袁淑遇劫记	185
“我是老林”	188
文为媒	191
【附录】袁淑 《〈文为媒〉补》	
烟酒有敌胡其伟	197
油漆匠开起了“豆腐”坊	199
“追求的仍然是一种社会责任感”	204
卑贱者的自矜	209
“生命几何时，慷慨各努力”	211
走近牧惠	213
非常年代的友情	218
“我亦杂坛老顽卒”	224

第五辑
岁月留痕

孩子和洋芋	233
行路难	235
写在 1987 年底	237
拔牙小记	239
烟·稿·茶	241
拆炉子	243
取信	245
那山·那水·那人	247
骑车旧事	250
北方少年在泸溪	252
守望父亲	255
祈祷	258
刻碑人	260

第六辑
杂文视点

用点曲笔如何	265
杂文家与“训人”	270
“新基调杂文”管窥	272
从沈从文的一句话谈起	277
“杂文匠”与“杂文将”	279
沈从文如是说	280
论杂文家的自省意识	283

第七辑 从『狗崽子』到红卫兵

从“狗崽子”到红卫兵	295
引言：当年，我为什么那么“左”	295
三和事件	299
继续造反	305
长征路上	313
内战倒乔	323
中州风云	330
斗、批、改	343
毕业分配	355
尾声	376
【附录 I】葛传英 郭定功 满怀豪情当牧民	
【附录 II】胡蔚 一定要拿到贫下中农发给的毕业证书	

第八辑 同辈回声

回归人性/袁 淑	383
但愿人长久/贺华光	387
为定功的反思喝彩/陆自求	394
关于人性与忏悔/葛传英	398
灵魂深处的忏悔/张孝存	405

后记 I ~ III

第一輯

世 象 橫 議

用自己的眼睛去讀世間
這一部活書。

——魯迅

世界上許多事實，不看記載，
是天才也想不到的。

——魯迅



“小平您好”三议

今年国庆节的天安门前,大学生游行行列里呼啦打出一幅横标——“小平您好”。它衬以塑料床单,挑以竹竿,可谓至小至陋,而其出现却使群情振奋,万众欢腾。小小横标,何以有如此魅力?细细寻味,觉其优胜之处有三。

一曰自发。查此横标的诞生,非有任何指令,纯属自发。游行前夕,北大生物系三学生觉得呼口号、舞花束尚不足表其激情,首倡自制横标,其他同学闻知,欣然赞同,遂有二十几人一起张罗,共同写定“小平您好”四字。第二天,于严密组织、井然有序之中,突然出此创举,似在意外,正合情理,严肃活泼,相得益彰,焉有不胜之理?

二曰得民心。除四害,扫阴霾,拨乱反正,展宏图,讲科学,重知识,强国富民,多赖邓公之力,此天地共知,万民同感。拥护邓公,实即拥护三中全会以来之正确路线。“小平您好”举在北大学生之手,却是发亿万斯民之所欲发。出乎我心入于民心,说突然,并不突然,如此怎能不激起十亿国人的感情波澜?

三曰词约义丰。“小平”二字,直呼其名,倍含亲切;“您好”二字,敬爱之情,尽在其中。加“同志”,则赘矣,庄重有余,亲近不足;增“万岁”,则颇有神而远之之嫌,且有违邓公本心。只此寥寥四字、平平一语便最好,自有深情厚意无限,至朴至雅,至亲至重。如谓“悬之国门而莫能增损一字”,此则得之,焉有其他?

文质彬彬,未曾见动人情、撼人心有如是者!以此观之,虽谓之诗,谓之至文,可也。

(1984年11月15日)



莫以无知骗无知

——从“二十五个字小说”谈起

前些时，我省搞了一次职工读书知识竞赛，其中有道题目，要求填出我国古代一篇“二十五个字小说”的作者和篇名。于是许多与赛者被打入了闷葫芦，不禁望题兴叹。待答案公布，得知作者是陶渊明，篇名是《陨盗》，又不禁愕然。

翻检《陶渊明集》，并不见陶令此文。原来，这篇“二十五个字小说”载于《搜神后记》。《搜神后记》系后人假托陶潜之名所作，此案早有定论，专家学者认为“其为伪托，固不待辨”，文学史家历来将其排除于陶渊明作品之外，为什么出题者要断定它是陶渊明的作品，并拿它来考大家呢？这能考出什么水平？会把人们引到什么方向去？

细看这二十五个字的《陨盗》，其文平平，原文如下：“蔡裔有勇气，声若雷震。尝有二偷儿入室，裔拊床一呼，二盗俱陨。”只是说蔡裔这人嗓门大，一声吼，竟把小偷吓死了。短则短矣，可是没有什么情节，称作小说，实在勉强。于是我想，陶渊明诗文佳作颇多，可考的不少，主考人为什么偏偏要考这并非陶渊明所作也并不高明的二十五个字呢？近来读到《北京晚报》出的杂文集《百家言》，其中有一篇《慢称“世界之最”》，文中提到：“我国晋代的陶渊明写过一篇题为《陨盗》的小说，只有二十五个字。”或许，这就是主考人的有力根据吧！倘若如此，那么置学术界定评于不顾，把一篇短文里未经任何考证而随便道及的东西奉为训典，若不是无知，也是过于轻率了吧！